

何满子 著

三五成群集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三·五成群集

何满子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五成群集 / 何满子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7.1

(火烈鸟文丛 / 罗飞, 张新荣主编)

ISBN 978-7-227-03394-3

I. 三... II. 何...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6013 号

火烈鸟文丛

三五成群集

何满子 著

选题策划 张新荣

责任编辑 张新荣

特邀编审 罗 飞

封面设计 晨 皓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版式设计 清 心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高 伟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11

字 数 250 千

印 数 5000 册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394-3/I·862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这本小书是我2003年文集《本命年》和2005年文集《风雨小辑》的合编。将两个年度，而且中间还跨过了一年的文字合并成书，在我还是第一遭，这里面有一段曲折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杂文随笔集《画虎十年》问世以来，习惯将每年除专题性的撰述之外的零星文字按年结集出版；而且都是由一位文友牵头组织，约集多人归入一套丛书印行的。2003年的拙集《本命年》，由已故的牧惠牵头约组，我遵牧惠之命，于2004年初将书稿径寄给某出版社，中经一番折腾，又转到了另一家出版社，牧惠来信叫我放心，他会负责到底。谁料牧惠于6月间遽尔溘逝，这一下中介人没有了。出书不出书还在次之，书稿丢失了可不是生意经。我知道王春瑜兄也参与这套丛书的一本，便烦他去交涉，如果压着不出书，务须退回原稿。直到2005年冬，才收到原稿，却又将方成的一本误寄给了我，我的那本则误寄给了方成，经过这一交换，已是2005年底了。这样一来，我2004年的集子《远年的蔷薇》已先出

版，它的哥哥《本命年》却还在胎中。眼看2005年又要編集，于是干脆让这隔年兄弟凑在一块吧。

不论03年或05年，一贯以来我的言谈都发自对世相、特别是文化市场的感触，所有的议论或远或近都可归为慨叹时弊。鲁迅曾说指摘时弊的文字应与时弊一同消灭，即这类文字应是速朽之文。但现实哪能有这样的幸事，因此，即使是隔年之文，也未必过时。这点我倒颇有自信的。因系将03年与05年的文字汇合成集，就以年份的数字，命名曰《三五成群集》，顺手拈来，别无他意。

2006年3月于上海一统楼

前 记

原来我给2003年的文集起名为《荆天微言》，可老伴一见就连连摇头，说这书名叫人莫名其妙。我本以为这个从鲁迅那里剽窃来的书名挺机智，鲁迅在为他的《三十年集》编目时，曾将自《三闲集》至《且介亭杂文》这一组八种杂文集统冠以《荆天丛笔》的题目，见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。开头觉得偷得太露骨，曾想仿幼时塾师教给的对课的路数，红对绿，山对水，荆天对棘地，就用“棘地”两字凑合着命名；再一想，“棘地”实在不高明，不如直偷鲁迅。缀以“微言”，表明我这些言谈不过是“小言詹詹”，兼带着人微言轻的意思。经老伴这第一位读者的反对，才决定改用现在的《本命年》。这很简单，2003年岁次癸未，我属羊，是我的本命年。和前些年的多数文集一样，以流年命名，倒也干脆痛快。

编此集时翻检了一下记事本，查阅当年寄出去的文稿有五篇没有下文，也即被编辑先生喂了字纸篓，不免懊丧。这几篇文稿的待遇不仅明打明地使我编集少去了些篇幅，而且文稿的

命运还影响了写作情绪，使人觉得与其辛辛苦苦地写了报废，不如悠着点儿，听一盘乐曲散心为愈。这里我要叹叹苦经，或曰向那些编辑先生发点牢骚。

我从不向陌生报刊投稿，要不是熟悉的老户头，便是编辑来信约的稿。凡寄稿的附函中都无一例外地声明：不用没关系，绝不介意，但如选落，务请退回原稿。我迄今还是手工操作，即谚语称为“爬格子族”的落后分子。寓中虽也置有电脑，但生来手笨，不是按键盘捺鼠标的料。通常个把小时写成的文章，敲打电脑三小时也完不成。时力有限，向不录副，因此凡文稿皆“天下孤本”。平素下笔时虽努力避免逾规越矩，但难免有时不很雅驯，夹些谬论，让编辑或编辑的上级头疼。倘蒙发还原稿，则当今各地报刊，颇有“地区差价”，有按宪法规定的公民诸种自由权办的，有按法外之法办的。则正如俗谚所说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”，退回的稿件多半还能免于无效劳动一场。纵然有些报刊是有不退稿的章程的，但你主动来约，我且寄稿函中哀哀恳求，也该破一下例，而且也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且能显示编辑尊重别人劳动的美德，何以要如此无情？来约稿的信上是一片甜言蜜语，稿子一到手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如此轻忽作者的时间和精力，说难听点是小型的谋财害命。

牢骚发完，再为自己辩解几句。同往年的言谈一样，这一年所发的议论，仍以文化人文方面的抒感为大宗，唠叨不已的仍是连自己也不免心烦的老调子。鲁迅说“老调子已经唱完。”又说“指摘时弊的文字应该和时弊一同消灭。”但现状是，仍要人重三复四地不得不唱老调，难道只是我个人的悲哀么？记得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之始，胡适曾提倡“八不主义”，其中

的一条是“唯陈言之务去”，也即是不唱老调子之意。但那是“五四”年代的事，如今行不通了，你想说点新的，更深层一点的行么？这是大家都心照的。

临了，特别要感谢一年来许多素不相识的读者来信鼓励和督责的盛情。他们的好意每使我觉得不孤单，能验证自己微末的劳动不算白费，从而促我振奋。敬向他们祝福。完毕，敬礼！

Contents 目录

自序 / 1

前记 / 3

本命年

虔敬与朴素 / 3

“万众一心”与“万众一脑” / 8

苏渊雷的“恶作剧” / 10

以前一阵的岳飞议论为题 / 13

说金大中的儿子法办 / 15

厄瓜多尔人的迎新风俗 / 17

序车辐《锦城旧事》 / 20

聂绀弩一百岁琐忆 / 24

文化排污 / 29

印象最深是轮渡 / 31

读关于舒芜的两篇文章 / 34

蒙古军歌中的羊 / 39

纪念公刘 / 41	
回忆非常时期的徐铸成 / 44	
吴仲华《阅读动物》小引 / 49	
大事件中的小镜头 / 51	
悼吴祖光 / 53	
序朱珩青《路翎传》 / 57	
乘火车的两次遇险记 / 59	
一代知识分子定命性的厄运 / 63	
我的书斋 / 69	
缪钺先生的两首诗 / 71	
附录 缪钺先生致何满子先生信	
序闵抗生《巨人的足迹》 / 75	
对“佳人作贼”的两种态度 / 79	
辨“王朝”之误者之迂 / 83	
由溥仪旧居想起伪满皇宫 / 85	
重读《儒林外史》 / 91	
谈中国旧社会制度的定性 / 98	
玉印章抒情 / 102	
追忆郁达夫，他和鲁迅 / 105	

Contents

目 录

有权拒绝，有权鄙视 / 108

——从知人论世谈无名氏

荒唐的比拟 / 115

序汪玢玲《鬼狐风情——〈聊斋志异〉与民俗文化》 / 118

清初叛徒和金华屠城 / 122

预评电视剧《张爱玲传奇》 / 125

旧作打油诗词三首 / 128

商人心态和商人眼光 / 130

撰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抓住的纲 / 133

破译机的罗曼蒂克思维 / 142

以色列人拒绝瓦格纳 / 144

“道不尽的张爱玲” / 147

创作主体必须修炼内功 / 149

——为《杂文选刊》创刊十五周年征文而作

老头戒酒记 / 150

绵长而深刻的记忆 / 153

虚拟与一个日本右翼分子争辩 / 156

重读鲁迅《写于深夜里》 / 158

不慕荣利种种 / 161

老头叹苦经(外一篇) / 164

杂议二则 / 169

这才叫法治 / 171

——赞北京高院对海关扣书案的公正审判

林奇果然是英雄 / 175

话题从陈四益送芋饼展开 / 177

执法者须先守法 / 180

关于土地国有制问题答牧惠 / 182

附录 关于土地国有化——向何满子先生请教

悼胡道静并琐忆往事 / 190

人里头有爱听驴叫的(外一章) / 194

沈既济 / 197

——为《浙江名人典》作

风 雨 小 辑

题记 / 207

咏秦始皇诗种种 / 209

Contents 目录

追怀大众书店旧事并及杜畏之 / 214

偶感三则 / 218

久违了的荒唐的“编者按” / 228

“东西”趣谈 / 231

为历史而历史？没那回事 / 234

——《桑槐谈片》题记

噩梦五十年 / 237

读经不如读故事 / 243

倔老头孤胆抗颧风 / 246

有感于德国大屠杀纪念馆 / 250

门外谈文学教育 / 252

与易之就一些文学问题的对话 / 257

“下海精神”与“见利忘义” / 263

忆武汉，怀星海 / 266

赠小友G君序 / 268

——以几位出色的播音员为喻

文学导读的系统工程 / 271

追怀冼星海 / 274

——纪念他逝世六十周年

回忆录的“虚构”（外一篇） / 283

各执一词 / 288

口碑刍议 / 290

《清代文字狱档》读得 / 293

文人与财富的历史观照 / 298

最早的儒商：子贡 / 306

从范蠡到陶朱公 / 310

直不疑、公孙弘与时尚 / 314

范蠡的特异人格 / 318

赋中有黄金 / 322

“铜臭”与汉末士风 / 325

口不言钱与爱钱如命 / 329

“孔方兄”与《钱神论》 / 333

本命年



虔敬与朴素

古人说：“听君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人在一生中的无数交往，有些长期厮混，却未必能从对方得到做人从业上的启沃；有些则交往未必密迩，乃至只是萍水相逢的短暂的接触，却能在言谈与行为中得到终生难忘的触动，烙印在记忆里，作为做人从业的圭臬，遇机便忽然闪亮，简直是参与了你的人格塑造，岂止胜读十年书而已。

这回因体检发现有个指标显示“血栓倾向”，医嘱须住院详检。这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我常说，死并不可怕，上帝在你生下来时，就判了你的死刑，活着的年月不过是“缓期执行”而已。可是倘若脑血栓形成，弄得不好变成废人，那苟活的滋味实在难受，于是遵医嘱进了医院，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天。人一进病房，就像一个孩子进入幼儿园，医生和护士就像你的幼教老师和阿姨，什么都得乖乖地听话，受摆布。加以活动空间有限，光阴过得特慢，就像吊针输液似地，时光在一滴一滴地度过。于是东想西想，在驰骋想象中打发时间，这才想